

# 瑞虎佑安

中國國家博物館現正舉辦「瑞虎佑安——二〇二二新春展」，展出的館藏展品上起商代，下迄二十一世紀初，既有貴冑用器，亦有市井遺存，其中七成以上的展品為首次展出，從文化的各個側面反映出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延綿不絕的虎文化。

展陳設計採用中國傳統多進式院落的形式來表現傳統中「家」的概念，以紅色作為主色調來渲染過年的氛圍。

新華社

## 市井萬象



# 不拘於時

在網上常發現這般評論：「現代人的孤獨總能在悄無聲息中逐漸奔潰的……」「空無一人的孤獨如冰冷的潮水，將我一把攔住，我多麼嚮往，多麼期待被人群的暖流包圍……」這些所謂的「熱評」，似乎總是深得人心，隨着點擊率點讚率的不斷飛升，類似的毫無真實情感的空話也愈來愈多。

人們害怕孤獨——人畢竟是群居動物，沒有誰是完全不需要他人的。這就好比人不會從石頭縫憑空跳出，出世需要母親的十月懷胎，生存需要他人的引領與指導。這是自然的，當然，那些所謂的博覽群書，精神富足的人，如果過着一種孤立的生活，他們的人格也不見得就不會感到孤獨。而那些熱評所表達的孤獨，起初也許包含了其作者某一階段失意的心緒，可大多情況下，被套用，被濫用，就頗具跟風的嫌疑了。

每一時期都會滋生不同的風氣，一味地模仿、套作被許多人看作是「跟緊時代的潮流」；然而這卻是典型的流俗作風。人們盲目地把棋子下在了面前最近的棋盤，這叫安於當下；在內心揣測如何方可下一盤好棋，這叫不拘於時。

如今有些人，過着物質需求



如是我見 喬鏡伊

富足的生活，卻常常得不到滿足。他們瘋狂地抒發內心的孤獨，空虛，瘋狂地尋求別人的關注——尋求陌生人的興趣了，對外界宣稱自己是孤獨的，吸引一個又一個陌生人，加工成一個又一個熟悉的人，

又再一次地吸引新的陌生人……無限地循環同樣的過程，內心的空虛變得越來越大——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滿足？

其實，孤獨如何又是好的？

古之莊周，是冷眼心熱的。他渴望為當時的社會做些什麼，奈何卻無能為力。於是，他把自己封閉在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不再祈求外界能給他帶來慰藉。他終是給世人留下了一個與蝶共舞，與鯉同遊的逍遙莊子的形象。

不為塵世所趨，不被流俗所擾，這固然是一種孤獨，又固然是一種享受。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這是精神的昇華，這也是孤獨的昇華。摒棄外界的功名利祿，不問宮廷的明爭暗鬥，不隨他人空洞的呼喊，不拘於時，不亂於心。孤獨於我，享受於心。

## 東言西就

沈言

與新冠病毒糾纏不清的第三個新年，在香港第五波疫情中悄然而至。全球各地的跨年慶祝無不受疫情影響，或取消，或縮水，新年氣氛大打折扣，以致不時懷疑是否只是又過了一個假新年而已。就連去年底已經開始冥思苦想的新年願望，也一直付之闕如。而今新春將至，若再不把握中國傳統新年的最後時機，今年的新年願望怕是要延期一年，明年請早了。

從一月一日的元旦，到二月一日的春節，置身新曆與舊曆的新年之間，本應感受最強烈的歲月暗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時光卻波瀾不驚恍若靜止。行經售賣年花的街頭攤檔，一片紅粉芳菲，滿眼春意盎然，舊年遊走花墟購置年花的情景歷歷在目，舊年走遍十八區欣賞花卉展的情景亦歷歷在目，家中甚至仍有年花經年綻放，一切恍在昨日。現實卻是寒來暑往，春去春又回，三百六十五天飛逝而過，時光究竟去了何處？

回首這一年，在禁航與通航之間，在停產與復工之間，在停課與復課之間，在宵禁

與解禁之間，在圍封與解封之間……時間忽而停頓忽而跳躍，世界一邊解構一邊重組，與新冠肺炎疫情相送的百年變局正在交織演變，生與死來不及正式交接，新與舊來不及正式切換，人世間的種種變得既熟悉又陌生。疫情終究改變了每一個人的生活與日常，無一例外，毫不留情。

兩年前的元月，人們因對疫情的無知而恐慌；兩年後的元月，人們因對疫情的無奈而抑鬱。兩年間，口罩從稀缺品變成常備貨甚至裝飾物，無論如何變身，人們卻依然無法擺脫與口罩四季相伴的命運。其實，兩年來又何嘗沒有許下新年願望？無非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可以心安理得不必戴「罩」罷了。

曾經寄望可以及時回鄉陪伴年邁的母親過年，而今希冀已然化作泡影。今年清明，能否順利回鄉安葬亡父？內心不免忐忑。兩年了，面對故鄉愈變愈長的隔離期限，不由得內心惶然。既然無力承受隔離的代價，便要忍受內心的煎熬，便要直面人生的缺憾。無論喜怒哀樂抑或悲歡離合，原來本不過如此，每個人不過是疫情時代的一粒微塵，情難自禁卻身不由己。

反觀這世間，縱使全球化已然陷入半停

滯僵局，世界之弓卻總是蓄勢待發，時間之矢更是無法逆轉。「開弓沒有回頭箭」，時間不可逆，世界不可逆，可逆的似乎唯有人類自身了。既然無力改變客觀環境，就只能嘗試改變主觀心境了。一如藝術家岡薩雷斯以糖果作品紀念逝去的愛人：在藝術展覽館的一個角落，根據自己愛人生前的體重，堆放相應重量的糖果，供觀展人自行取用。然後在每一天展覽結束後，再重新稱重補齊流失的部分，讓糖果始終維持相同的重量，寓意愛人在翌日又滿血復活。

生命何嘗不是岡薩雷斯行為藝術下的糖果展覽，有時可以怡然享受擁有糖果的甜蜜，有時也必須黯然承受失去糖果的苦楚。生命終會流逝，面對生命的無常與無奈，在人生的至暗時刻，真正的智者與勇士，不論遭遇何等變故，總會想方設法讓自己和愛人一次次浴火重生。

在新的一年，帶着希望上路，為人生來一次重啟，以信念驅散疫霾，讓每一個羈留的旅人都有柔情的故鄉可以回歸，讓每一顆尋光的心靈都有詩意的遠方可以追尋。祈冀新的一年與希望同在，無論順流逆流，都可以安之若素、處之泰然，都能夠傍花隨柳、笑看風雲。所求得如願，所行化坦途。

# 虎年說貓



▲虎斑貓前額有「M」形標誌，有些身上還有一圈圈的花紋，酷似老虎。

資料圖片



## 文化什錦

吳捷

十二年前，虎年除夕前幾天，我去愛達荷州，將虎年吉祥物——一隻被棄養的五歲虎斑貓——抱回了家。

這傢伙初進家門就賓至如歸，全無瞻顧逡巡。飛檐走壁之餘暇，酣睡如豬，鼾聲如鼠。遠遠聽到小鳥歇腳在窗台上，就肚皮貼着地板，匆匆悄悄，潛伏而來，猛然躍起三尺高，撲到窗前隔着玻璃打鳥。只有在欺負小鳥的時候，牠才真的像一隻小老虎。

虎斑貓前額有「M」形標誌，有些身上還有一圈圈的花紋，很像老虎。虎、獅、豹都是貓科動物，有類似貓的外形和習性。《納尼亞傳奇》第一部《獅子、女巫和壁櫥》，白女巫殺害獅王阿斯蘭之前，先緊緊縛住牠，剪去鬃毛，群妖歡呼：「牠原來不過是一隻大貓啊！」貓很好奇，有諺語Curiosity kills the cat。動物行為學家Jane Goodall的自傳《Reason for Hope》寫她在非洲觀察野生黑猩猩時，遭遇一頭好奇的雄獅，尾隨她一百多米才離去；某晚又有豹來訪，僅是覺得新奇，並未傷害牠。

貓科動物雖然相似，但人們總說「虎虎生威」而非「貓貓生威」，「河東獅吼」而非「河西貓嗚」，因為獅、虎遠比家貓威猛，首先形體就大得多。四、五歲時，我家養了一隻橘貓。在還沒有桌子高的我看來，牠就是一隻龐然大物。有一天，父母包好餃子放在餐桌上，叮囑我：「不要讓貓跳上桌子！」我頓感雙肩不勝重任。大人離開後，橘貓立即跳上椅子，已然與我一樣高。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站在旁邊，將牠從頭頂擡到尾巴尖兒。牠眯起眼睛，一副很享受的樣子。我於是努

力擡了二十分鐘的貓，保護了餃子，至今引以為榮。

虎比貓威猛，也因為虎會嘯，貓只會嘶，虛張聲勢，並且沒有虎的尖牙利爪。《韓非子·二柄》：「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封建君王，令從己出，權力就是「勢」，大權旁落正如虎失爪牙，會受制於伺機而動的佞臣。不過，貓並不爪牙和牙征服世界。牠們熟諳人類學，大約一萬年前就已馴化了人類，從那以後，貓假人威，過着錦衣玉食的家居生活。日本平安時期隨筆《枕草子》記述天皇的御貓，極為受寵，某日被宮中的狗「翁丸」驚嚇，天皇震怒，下令將狗痛打一頓後流放。

村上春樹養過很多貓，說貓有「合拍」和「不合拍」兩種，外表看不出，必

須養幾個星期才知道，大約三、四隻貓中有一隻「合拍」的，很難得。人際交往亦然，說不清道不明地一見如故，只能用「有緣」解釋。貓大概最適合與學者、作家為伴，各自沉思，互不打擾。村上的「繆斯」，錢鍾書和楊絳的「花花兒」，梁實秋的「白貓王子」，想來都曾為幾位大師的寫作和翻譯默默增神助力。我常問陪我發呆的貓：「想什麼呢？」牠通常打個青面獠牙的大哈欠作答。貓的大腦比較發達，七情六欲俱全，卻只關心自己維生所需，並不考慮生死、靈魂這類沒有答案的問題。人需要貓的陪伴，也許正因為人羨慕貓，卻無法像貓一樣生活。

有些人對動物為所欲為，寵物、家禽和野獸都不放過。我家的貓被牠的前任鐘屎官去爪（declaw），這種殘忍的手術使貓無法抓撓傢具地毯，也導致貓終生殘疾。有的現代大型養雞場將雞關在極小的籠中，為防止雞互啄，用機器將牠們去喙（debeak）。在美國，不少農場主以保護家畜為由，將附近的美洲獅、北美山貓等幾種「大貓」以及狼、郊狼有計劃地趕盡殺絕，導致一系列生態噩夢。Jane Goodall、Margaret Owings那樣致力於保護野生動物的有識之士以及領養被棄或殘疾動物的人，就像對鳥獸魚充滿仁愛的聖方濟各（Francesco d'Assisi）。眾生有靈，萬物一系，不知多少走投無路的動物與牠們相依為命，共同維繫着這顆孤獨星球上脆弱如蛛網的生態系統。

上一個虎年抱回來的貓與我們非常「合拍」，如今已十七歲，相當於人的八十多歲，每天只是賣賣萌，睡睡美容覺，對窗外的小鳥興趣缺缺，到了飯點兒卻依舊吃得如狼似虎。這個虎年，願牠多多加餐，老當益壯；願虎、獅、狍狍等「大貓」和其他野獸都遠離人禍，家園無恙，生有所依。

# 普羅旺斯古酒坊非遺啟示

那年，我到法國南部旅遊，本是去尋找文藝復興時期大詩人彼得拉克故鄉，卻遇到了一個古代酒坊，令人難忘。起因是大家住膩了賓館想來點個性化，聯繫了一家郊區別墅。

那天是周末主人不在家，差人送來了鑰匙。沒想跨進方知這是個古代莊園。入住後發現這原來是普羅旺斯一家舊酒坊。院裏有淙淙泉水，周圍有鐘樓和城堡古寨，房間內部完全現代化。牆卻是巨石壘的，每間屋都像中世紀電影中場景，傢具陳設都是古董，這個經驗很有趣。

有趣的還在次日清晨。歐洲旅舍包早膳，主人從城裏趕來侍候我們早餐。這位地主竟是個金融家。他一邊忙着布置水果奶酪一邊煎火腿還不忘絡繹問候，我們很高興遇到了個喜歡聊的法國人。原來，他是位有情懷的實業家。我們住古堡樣的樓上，沒想到下面的廳居然是個大作坊。看到了我們的好奇，這老兄話匣子就打開了。



域外漫筆 海龍

原來他是位地方民俗環保熱心人士。事業有成後關心鄉土文化，他發現了這座荒廢的古酒坊就研究其歷史、做了不少功課後決定買下它投資重修。一切修舊如舊，又疏通河道和古井，我們入住時，舊酒窖和倉庫尚未完全復原。坐定後發現我們餐桌旁就是百年前榨葡萄機器和縱橫管道，隔壁竟是古井和各種流槽，大部分古器械都井井有條，但它們都不再使用了。他興致勃勃地帶我們參觀整套設備，如數家珍。

其實，這座古宅曾經荒廢，各種設備、工具也流落毀損。難得這位熱愛鄉梓的實業家多年來悉心搜求購回，把這荒園變成了一個博物館和旅舍。他本意是想辦成一個純粹博物館，但一考慮到這裏地處幽靜少為人知怕效果不彰；二懼此舉要僱人常年打理再加水電耗費等；法國人昂貴恐難永續，於是想起這辦旅舍「以館養館」模式。沒想到此法一舉成功，而且來此旅遊者遍布五大洲。這樣既宣揚了本地古早文化又有創收得以再投入，使得這個中世紀酒坊保存計劃不斷拓展。現在他已經開始準備清理洞穴酒窖並將拓展鐘樓修復等二期計劃了。

實行了這個永續計劃，使得這敗落的古舊工作坊成了城郊的綠色深宅。金融家出資改造古作坊酒窖及車間成了博物館兼旅舍，這種以館養館的模式值得效法。難得的是這位金融家有情懷，擠出周末時間來服侍客人兼宣傳理念——他租房並非全為了收入而更介意保護和宣傳鄉梓文化，這一點讓我感觸很深。除了本人介紹，他還有網站和小冊子推廣本地酒鄉文化和飲食傳統，並提供本埠遊覽和消費信息。

住在他的酒坊古堡，使我對他的家鄉和此地酒文化產生了興趣並專程體驗了當地土酒和鄉間美食——經過研究方知，這個小城酒坊雖曰鄉土但並不真的「土」，這座古城居然曾經是歐洲教皇駐蹕的聖地。

原來，在十三世紀末法國爆發反教廷的戰爭，法王腓力四世命令攻打梵蒂岡逮捕教皇。法國人擁立自己心儀的教皇並把教會首都直接搬到了這座法國小城阿維農。這場事變造成了西方史上教會分裂、同時出現了兩個教廷的局面。此紛爭持續了數百年，這場意大利—法國教皇雙胞胎案之爭副產品卻



▲普羅旺斯古跡林立。 資料圖片

帶來了這兩國文化間不得不進行的密切交流、對峙和融合；意大利和法國的美食和酒文化借這個契機在此地成了交匯點。

從這個莊園酒舍我學習了當地酒文化典故和淵源，見識了流傳到當代許多酒廠的製酒和運作過程。此後，我亦陸續在類似酒坊參觀酒窖或品酒。這類酒坊大多古老且溫馨，客戶可在購買前品嘗各類名酒。而這些釀酒廠也多設在葡萄園，其建築非常多樣化且豐富，釀酒廠往往將其特色用作宣傳其品牌一種方式。總的感覺舊歐洲賣的不止是產品，而更是文化和一種風範。